

◇陈巨飞专栏·人间事

## 她一下子看懂了群山

前几天，我踏着积雪和薄冰，回匡冲看望母亲。

母亲坐在门边的矮凳子上晒太阳，身边放着一杯水，几个砂糖橘。对于我的归来，她并未表现出更多的喜悦，而是问：“小果果呢？”小果果是我一岁多的女儿，因为感冒未愈，我没敢带她来看奶奶。

母亲眼神有些暗淡，目光看向远处的群山。而群山无言，山顶上雪的灰煜，像一群人走向了暮年——“她一下子看懂了群山：这麻雀、野兔直至松和竹都是永不疲倦的母亲。”（陈先发《母亲本纪》）

我的母亲八十岁了，去年因为脑梗，已经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生活在信息闭塞、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，照料生病的父亲，直至前几年父亲去世。敬柴、摘茶、种菜、养鸡、她样样不落，一方面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她朴素的生存哲学：作为农民和农民的妻子，这些都是她的必修课。

所以，母亲和瓦尔登湖畔的梭罗是不同的。我那矮小的，命运如一截红薯藤一样的母亲，从来不知道自然主义为何物——她就是永不疲倦的自然本身。

以前回匡冲，除非下大雨，很少能遇到母亲待在家中情况。她时常隐身于群山或土地之中，从事着人类数千年来一直从事的事业。有一年清明假期回乡，因为怕母亲大费周章地迎接我，就没有通知她。待到回家时，我看见一副锁挂在门上，田野还是那么安静。估计母亲是在后山摘茶，于是我站在稻场边，双手围住嘴巴，对着后山使劲喊了一声：妈——

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我怀疑后山的每棵茶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几只白鹭也被惊起，它们在山间盘旋，是不是在帮我寻找母亲？整个山谷回荡着我呼唤母亲的声音。我的声音从山坡上滚落，经岩石的碰撞、山涧的洗涤，已然变成了一颗竹笋呼唤泥土的声音，一滴露珠呼唤生命的声音，



陈巨飞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文学艺术学院签约作家。曾参加第三十四届青春诗会和中国作协十代会，获十月诗歌奖、中国青年诗人奖、李杜诗歌奖等诸多文学奖项。

一朵生活在别处的白云呼唤炊烟的声音，一个不再提起的鬼故事呼唤传说的声音。

仿佛山谷里的一切，都在呼唤自己的母亲。我们这群找不到母亲的孩子，都在浩大的春天里惶恐不安——这是我的寻找。

母亲在国家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，被派往举世闻名的溧史水利工程工地上修河。她差点饿死、冻死、累死，可谓是九死一生，最终回到匡冲。

但母亲很少感慨生死，尽管她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年纪。我不敢想象一条河在梦中站立了起来，幽暗的河水会变成白色的瀑布。我更不曾想过一个人静静地躺下来了，变成一条无声的河流——这是我的隐忧。

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来说，寻找、隐忧是文学藤蔓下的两只红薯兄弟，是永恒的母题。

◇信笔扬尘

## 曹师傅

梁东

曹师傅，可以说是第一个用脚步叩醒沉睡在梦中的安庆人。

那时，城里人直接饮用长江水，虽然近在咫尺，可望不可及，但还得有人挑。清晨第一个挑水回来的人就是他。城里人烧饭就用江边洲上产的芦苇，砍下来捆成两米来高、直径两尺左右的大捆，也要有人送到各家的灶房里。曹师傅就是以此为营生。由于住的近，他还帮他们做很多杂事。在我们兄弟三人看来，他似乎就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员。

烧柴的灶，多是两个灶眼，上面两口锅，一个煮饭，一个烧菜。两口锅之间还夹着两个“井罐”，以便在烧菜煮饭的同时，烧热两罐水。烧火时，坐在灶前的机凳上，根据急火和慢火送进劈断的柴。曹师傅能根据季节，尽量买到又干又好的柴，送到各家，从不间断。闲下来，他选几根上好的料，教我们做成大小不等的手制品当玩具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像一个非常细心的工匠。所以，在我们的心目中，曹师傅不但力大无比，而且心细手巧，几乎没有他不会干的事。夏天挑水，他光着上身，把裤子卷到大腿根，头上披一块长方形的白布，足蹬一双自打的草鞋。他的一副水桶，还自制了两个做工精巧的“水漂”，即使水打得很满，也不致晃出来许多。他挑水时常常口唱山歌：“山歌好唱啊

口难开，糯米粳好吃啊磨难挨哟……”

不论长江是丰水还是枯水季节，他挑水总尽量走到不能再深的深处，选取最干净的地段取水。从江边到我家，要走上百级的漫坡石板路，他总是呼吸匀称地稳步前行。靠这一手，几趟下来，他常常把不服气而要跟他比赛的愣头小伙子甩在后面。不止一次，我尾随他从江边到坡头，又从坡头到江边，注视着那青筋暴露的双腿。把满满一担水倒进缸里也有学问。我见他总是扁担不离肩，用放在地上的桶支撑和平衡仍在肩上的那桶水，顺势倒下，几乎一点都洒不到外面。也常常是在这时候，我送上一杯热茶，他高兴地摸摸我的头，一饮而尽。水缸装满后的最后工序就是要用装有明矾的带皮的竹筒，顺同一方向搅动。水静下来，杂质也就沉淀了。这道工序颇具“游戏”色彩，而且一缸浑水，经过自己搅动，不一会儿就清澈见底，劳动成果最容易显现，我们兄弟都抢着上手。这时候，曹师傅常常把这个机会“照顾”我。还有一次龙灯盛会，他跑到家里带着我们三人赶到四牌楼，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。他就是让我骑在他的脖颈上，两手拉着我的两个哥哥，挤在人群的最前头去看灯。到现在，我还清楚地记得他那有力的臂膀和疼爱的目光……



捷足先登 周文静 摄

◇山川故园

## 走进严凤英故居

金仁志

宜城北郊的严程庄，毗邻我世居的庄子，过一桥一坂即至。虽近在咫尺，也去过严程庄多次，然，严凤英三岁回籍所居的那土砖老屋一直未能踏脚半步。或因她与父辈同代的缘故，入耳太多反而兴味索然。

丁酉年重阳节那天，因工作需要，我走进了比当年土砖老屋气派又宽敞的严凤英故居，见了些图片、遗物及介绍文字，亲切感瞬间从心里升腾起来，毕竟她是邻庄的上辈人，本地的一代黄梅戏表演大师。

这里是鱼米之乡，“三山三水三分田，还有一分是庄园”；这里山清水秀，有小桥流水人家，自古盛产山歌；这里是严凤英的故乡故园。故居大门正对着不远处的白虎山，虽然随着农耕的隐退，山歌已然飘逝，但我的记忆中，我世居的庄上便有位故去多年、年长于严凤英的山歌高手。得此一方水土的濡染，严凤英爱唱歌的禀赋便有了双翅。

老辈人所述的碎片化的言语里，我得悉她是戏班严云高的女弟子，原名鸿六，本名黛峰，艺名凤英，曾偷着学戏——一个人偷着爱那是真爱，可若一个人偷着学，那必也是真学。故此我认为，世间所有行当高手的功夫都是暗地里下的，都是偷学就的。

书上、网上与老辈人都说，严凤英确曾自言过：“那时学表演，主要靠观摩，看老前辈在台上的一举一动怎么做，我就一点一滴记在心里，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。”这与“非学不可，非会不可，非行不可，非好不可”的相声大师马三立如出一辙，都是暗地里痴痴傻学，暗暗用功。

书上、网上与老辈人亦言，她在新中国成立

前，漂在上海、南京各地，无家可归，备受磨难，直至一九五一年年初才重返黄梅戏舞台。她学过京剧，得到过老艺人丁永泉指点，拜过白云生为师。她或许不知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的道理，却无意中默默践行了这一理论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，熟悉这方水土，女人们嗓音多明畅清脆，或因人之禀赋各异，严凤英的嗓音还多了份清新甜美。许是她揣摩日久，融会贯通了兄弟剧种，她的唱腔圆润朴实，演唱明快真挚，韵味醇厚，渐渐形成了她质朴细腻、声情并茂的严派特色，黄梅戏遂被她这样一个村姑推向了一个高峰。

看过、听过《天仙配》的人，皆云董永与七仙女那被迫分别的一幕揪心，感人。尤其是严凤英唱的“你我夫妻多和好，我怎忍心将你抛”，缠绵，沉郁，情动声悲，出神入化，轻重徐缓处理得恰到好处，真个“累累然如贯珠”。怪不得毛主席说：“严凤英是个出色的演员，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好故事。”倘若换个人演那一幕，是不是也有她那折服人心、过耳不忘的艺术魅力？

所谓大师，原来是这样的人，首先具有天赋，再就是困难环境的造就和个人努力。成绩与成就从来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，若缺一，那必是昙花一现的伪大师。一提到《红楼梦》，人们自然会想到曹雪芹，而一提起黄梅戏，人们也必然说起英年早逝的严凤英。这世上，时间从来如流水，冲刷掉多少一时显赫之人，轰动之事，却也把那些在艺术上做过贡献的人濯洗得愈加清晰生动。

◇小说世情

## 丁宏文与贾鸿儿

凌鼎年

丁宏文偏科，作文写得每每可当范文读，一碰到数理化就头大，就因为这，只上了大专。两年大专他组织文学社，编印文学小报，在校园小有名气。可这些名气在找工作时派不了大用场，招工单位一看他大专毕业，连问的兴趣都没有，你会写诗写文章有屁用？垂头丧气的丁宏文无可奈何地进了一家工厂车间。

因文笔好，被老板看中，调厂部负责文字工作。诸如老板的发言稿啊，厂里的黑板报啊，都是他负责。两年中，丁宏文还为厂里写了多篇报道，并都见了报。

厂里最漂亮的姑娘贾鸿儿追求的人两位数，可她偏偏喜欢上了丁宏文，她喜欢丁宏文的诗，因为她喜欢诗，偶尔也写几首诗。后来两人诗来诗往地交流，自然而然就谈起了朋友。写诗写文章是丁宏文的长处，他三天两头写情诗情信，把贾鸿儿迷得不轻。

贾鸿儿的父母知道了，坚决不同意，理由很简单，一个工人能有什么出息？贾鸿儿的母亲对她道：“工人的婚姻就是第二次投胎，第一次投胎没得选择，第二次投胎一定要把握好。”

之后，贾鸿儿的母亲开始托人给女儿介绍男朋友。贾鸿儿的玉照一拿出去，不管是媒人还是小伙子都说漂亮。贾鸿儿的母亲给媒人开出条件：本科以下的不考虑，无车无房的不考虑，工人、当兵的不考虑，外省外地的不考虑，离异二婚的不考虑……

贾鸿儿开始执意不去，被父母逼急了，勉强去见了几个。那些男的见贾鸿儿靓妹一个，都表现出一见钟情的神态，出手都颇大方，带她去五星级饭店，去会所，去高尔夫球场，去保龄球馆等，都是她以前从未去过的，贾鸿儿这才知道，原来还有这样的生活，她陷入了矛盾之中，痛苦之中。加之母亲天天唠叨，她终于动摇，决定不再与丁宏文往来。

当初就有人认为丁宏文是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，说是“鲜花插在牛粪上”，甚至有人当着丁宏文的面说：“就凭你，能娶贾鸿儿做老婆，打死我也不信。咱俩打个赌，你赢了，我从电视塔上跳下来。”说起来有一定的思想准备，可失恋真的来临时，还是很痛苦的，特别是初恋时的失恋。那一阵丁宏文失魂落魄，像霜打了的叶子，病恹恹的，做什么事也提不起劲。不过，此事在刺痛丁宏文的同时，也刺激了他，他大量看书，埋头创作，以转移自己失恋的低落情绪。刚巧他的一篇小说在北京的一场文学大赛上获了一等奖，记者来采访了他，报上还刊登了他的照片。估计就是这篇报道让市领导看到了，正好市政府在找能写的笔杆子，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公务员招聘考试？动笔本是丁宏文擅长的，当然求之不得。他发奋复习，笔试一举过关，由于他发表过文章，获过奖，领导爱才，面试也顺利通过，最后调他去市政府做了秘书。丁宏文去后主要负责起草领导的报告，他如鱼得水，很得主要领导欣赏。三年后，升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。

再说贾鸿儿嫁了一个富二代，开心的日子过了两年吧，花心的老公就有了新欢。开始还避着贾鸿儿，后来见她的肚子没隆起来，婆婆也有了闲言闲语，老公就更放肆了，发展到公然把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，贾鸿儿说他，他甩出事先丁宏文写给她们的诗，大骂贾鸿儿是“婊子”，气得贾鸿儿差点自杀。贾鸿儿知道老公在找借口，这样吵啊吵啊，吵到拉破了脸，离婚也成了唯一的出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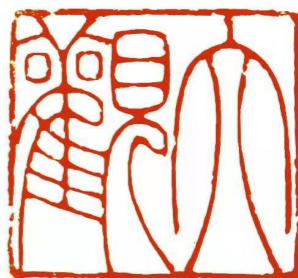
离了婚的贾鸿儿又想起了丁宏文，想着想着就夜不能寐，常常以泪洗面，悔不该当初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。

贾鸿儿的父母打听到了丁宏文升了副主任，至今没有结婚，猜测可能还是放不下贾鸿儿，她母亲提出让贾鸿儿去找一次丁宏文，两人都是单身，恢复关系很正常，可贾鸿儿觉得没脸去见他。贾鸿儿的母亲瞒着贾鸿儿请媒人去找丁宏文，丁宏文只回答：“我现在不想结婚。”贾鸿儿的母亲不死心，决定亲自出马。然而，她偶然听说副市长的女儿看中了丁宏文，心里的天平一下子倾斜了。贾鸿儿的母亲知道没得戏唱了，想说了宏文陈世美，可又说不出口。

贾鸿儿打过一个电话给丁宏文，问他是不是在在副市长的女儿谈恋爱？祝贺他找到心仪的另一半。

丁宏文也不解释，只说你以后会知道的。之后，再打丁宏文的手机，就打不通了，贾鸿儿想不是丁宏文不想与她联系，换了手机号，这简直是肯定的。

过了很久，贾鸿儿才知道丁宏文住院了，他患了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疾病，肌肉在不停地病变萎缩。丁宏文不想让贾鸿儿知道，不想让她担心，更不想拖累她，所以断了她与他的联系，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

◇人间小景

## 笃笃笃，卖糖粥

申功晶

旧时苏州，赤豆糊糖粥是挑在粥担上卖的，这种担子挂前头的是用木桶围着的，一口大锅，里面熬着稠稠糯糯的白粥，后头则是一只煤炉烧一锅热水，担子上有厨柜、抽屉，里面放着碗盘、粥食、各色调料……糖粥粥挑起中间的扁担，行走起来乍一看，好似一只骆驼。一如美食家陆文夫在他的《水巷寻梦》所述：“这种担子很特别，叫作骆驼担，是因为两头高耸，状如骆驼而得名。此种骆驼担实在是一间设备完善，可以挑着走的小厨房……人在两座驼峰之间有节奏地行走，那熊熊的火光也在小巷两边的白墙上欢跃地跳动……”糖粥卖一边行走一边敲击竹梆，当“笃笃笃，卖糖粥……”声在幽静的小巷深处回响起来，住在老宅里的孩子们端着青瓷饭碗，急急跑出门，恐落了人后；阿爹，来一碗糖粥！卖粥大爷笑得见牙不见眼；莫要急，一个一个来！

他放下担子，舀一勺热气腾腾的白粥倒在碗里，随后拉开厨柜的另一只抽屉，舀一勺红得发紫的赤豆糊，浇在粥面上。赤豆渐沉下去，白粥却羊脂般泛到面上，呈现出“红云盖白雪”之美。接下来，用小匙盛满绵白糖，捏一撮糖桂花，一齐撒到碗里。一碗红白相映、黄金点缀的“桂花赤豆糊糖粥”便“问世”了。搅拌均匀后，趁热舀一匙送到嘴里，黏黏糯糯的糯米裹着赤豆糊那恰到好处的甜蜜浅漾开来，吃完良久，嘴巴里还氤氲着桂花的香气。

好多老苏州人，都对小时候这一口甜滋味念兹在兹。

我的外祖母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，每至逢年过节，她都会亲手做上一大锅古法赤豆糊糖粥来犒劳众多的孙子、孙女们。

笃笃笃，赤豆糊糖粥是一桩功夫活，且粥和赤豆糊要分开来熬制，头一天凌晨六点钟，外婆就起早搬蜂窝煤球、生煤炉了，光是熬赤豆，就至少要熬大半天，她挑选饱满上好的赤豆，熬过三个小时后，还要再慢慢熬两个小时，才能把一粒粒赤豆熬成细细的豆沙，这段时间里，外婆必须守在煤炉边，时不时用木勺搅动一下，以防糊底，有时上个洗手间的功夫，就会糊掉。熬粥的米选用的是一颗颗米都不掺杂的精制糯米，糯米除了品相好，还要讲究火候和器具，盛入木桶，大火、小火轮番切换，熬煮过程中分批放入冰糖、白糖，这样熬出来的粥才黏稠入味，且甜得有层次，还自带一股淡淡的清香气……每一道工序，丝毫不敢怠慢马虎。白米熬熟到黏稠发亮，赤豆沙浓稠